禮部志稿

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十二

禮部志稿　　職官類一官制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禮部志稿一百卷為明泰昌元年官修首列纂修姓氏自禮部尚書林堯俞至司務顧氏晷等四十人次列批委纂修自東閣大學士前禮部尚書孫如游至儀制司員外郎張光房等六人次列巡按直隸蘇松等

處御史據松江府知府揭薦生員俞汝楫纂
禮部志書公移併禮部准聘赴書局批文則
成書實出汝楫之手明史藝文志有俞汝楫
禮儀志一百卷當即此書此曰禮部志稿葢
其草創初成尚未定名之本也卷首汝楫名
後併列上海生員俞廷教名為薦舉公移所
無殆入局以後續招協修故初揭不載歟其
書首聖訓六卷為洪武至隆慶詔諭次建官

建署一卷次總職掌一卷次儀司職掌十六
卷次祠司職掌十卷次客司職掌四卷次膳
司職掌及司務職掌共二卷次歷官表四卷
次奏疏五卷次列傳八卷次儀司事例二十
一卷次祠司事例九卷次客司事例三卷次
膳司事例一卷次總事例七卷前列凡例三
則其溯初制一則稱研討典故要在尋流溯
源其理條貫一則稱典故之編不急於薈萃

而急於貫通其愼稽考一則稱綱羅舊聞非
獨挂漏是懼而攷正謬誤亦編摩第一義其
言皆深得纂輯要領故其書敘述詳贍首尾
該貫頗有可觀如釋菜薦舉諸詔為明實錄
所不載祈雪建宮諸訓為嘉靖祀典所未錄
王妃冠服百官常服及大宴樂章較明史禮
樂志為詳貢舉起送之額誥勑表章之式較
明會典為備經筵侍班員額拾明集禮之所

劉應賓
張時暘
張翼明
祠祭清吏司郎中周以謙
員外郎周鏘
主事張天麟
丘履嘉
李脩華

陳耀
南居益
荆養喬
主客清吏司郎中虞德隆
員外郎鄭國昌
主事畢自肅
張弘襟
丁魁楚

李之茂
韓琳
李長德
李其紀
孫際可
精膳清吏司郎中蕭應坤
董暹
員外郎張國柱

顧民碞

担委纂修

年因遷葬而廬墓荒山泣聲同永夜猿啼家徒存四壁
勤課誦而糊口硯田苦節逆末流䉄好行砥頽波言無
枝葉職自初第司鐸雲間目擊當年之礪志距十載再
守舊遊更覘末路之有成聞見最真秉彛不昧今因服
闋赴部躬逢吏志告完而春曹載筆伊始心切憐才誼
難緘默等因具揭到部奉批本部未有志乘誠為缺典
第纂輯之任頗難其人令莊使君所薦雲間俞生文行
俱優正本部所願得以充纂輯者亟宜委任以成盛典

志成之日紀錄酬勞尚圖優議等因送司奉此看得本
部典禮最稱繁鉅而紀載缺焉無稽歷朝掌故幾同藏
壁之書四署文移半是存羊之朔挂漏未睹其全敝外
莫知其自志書一節不可謂非本部之缺典也今據原
任松江府知府莊毓慶所舉松江府學生員俞汝楫行
擬閱曾才追班馬即其修輯志乘業已窺見一斑知其
博古準今當必素嫺三禮倘假數月之暇得徼筆硯之
靈勒成一書俾傳不朽豈直羽翼典禮真可鼓吹休明

聘禮施行等因到院准此填給巡按直隸東學二十五號勘合備劄到院依奉查照即便施行等因奉此看得松江府學生員俞汝楫孤吟寔下一經峻槩樓頭百尺力行古道夙負時名今令聞已達家邦即纂輯有光志乘為此案仰本府即支學租銀八兩封給本生作為該部聘禮再動前銀六兩併置匾一座上書鼓吹休明四字送至其家以示優奬之意仍將支用過銀數取田揭同抄案依准呈來須至案者泰昌元年十月三十日

作曰大禮要議曰皇明禮制曰禮儀定式曰大明禮制曰洪武禮制曰禮制集要曰禮制節文曰太常集禮曰孝慈錄其不專於禮而禮政居多者曰皇明祖訓曰大誥曰大明令曰教民榜文曰諸司職掌典禮之盛徹今古通幽明極天地和上下優優大哉不可以加矣列聖纘承先後一揆即如世皇天德通達聖學淵深銳意修明靡神不舉寧出祖制之矩矱哉故會典深得此義每類首列國初諸籍之文次乃後來

又枝分縷析以悉之此為定局之大勢也擬名目則依仿職掌而不盡泥職掌有宜分而合者為別之有宜合而分者為一之有創立遺漏者為益之有先後失次者為序之又為布列之大凡也擬書法則朝廷所降曰詔曰令曰命臣所奏曰奏准曰奏定曰議准曰議覆皆以年月先後次第著之有創舉者曰謀事之始有舉而旋廢者曰令罷曰某年罷其儀注小有損益者隨文註之小同大異者隨代列之又為載筆

之大意也連篇累牘若三千三百本天潢地而提綱挈領則為輕為曲臚若列眉累世不能殫其學者一朝可以舉其槩矣

一慎稽攷

夫綱羅舊聞匯獨掛漏是懼而攷正謬誤亦編摩第一義也茲幸從詞林鉅公請累朝金櫃石室之副遴搜博採膏晷為繼又節蒙當事名公示以本曹掌故諸牘稔得熟聞往事謂可藉手以報塞筆札之役於

萬一顧簡編浩穰案牘紛拏一事而衆册畢書不免彼此矛盾一編而事端兩見間亦先後牴牾蓋語有曰郢書燭舉筆端燭影則知搊管者之不難脫畧也又曰字經三寫焉烏成馬則知傳錄者之不難失真也彙錄之際每賈勇從事凡有舛錯參互攷訂蓋不遺餘力矣其有無從是正者則存舊文以俟亦竊附於郭公夏五之遺意乎

甲辰四月中書省臣進京廟祭享及月朔薦新禮儀上
覽畢忽悲愴流涕曰吾昔遭世艱苦饑饉相仍當時二
親俱在吾欲養而力不給今賴祖宗之佑化家為國而
二親不及養追思至此痛何可言因命并録皇考妣忌
日歲時享祀以為常

洪武元年正月追尊四代考妣祭訖上曰奉先思孝祭
神如在誠敬無間神靈具依茍或有間非奉先思孝之
道也

者令膳夫二十人給役侍臣進曰陛下作興學校推心憫下無所不至從古未有上曰諸生去鄉土離親戚遠來務學日久衣敝或有疾無人具湯藥朝廷作養之必使之得所然後可必其成材蓋天生人才皆為世用人君育材當有其實惟能有以作養之則未有不成材者也

洪武十四年三月頒五經四書於北方學校上謂廷臣曰道之不明由教之不行也夫五經載聖人之道者也

譬之菽粟布帛家不可無人非菽粟布帛則無以為衣
食非五經四書則無由知道理比年自喪亂以來五經殘
缺學者雖有美質無所講明何由知道今以五經四書
頒賜之使其講習夫君子而知學則道興小人而知學
則俗美他日收效亦必本於此也
十一月上命禮部臣修治國子監舊藏書板諭之曰古
先聖賢立言以教後世所存者書而已朕每觀書自覺
有益嘗以諭徐達達亦好學親儒生囊書自隨蓋讀書

以教敬事長所以教順虞夏商周之世莫不以齒為尚而養老之禮未嘗廢是以人興於孝悌風俗淳厚治道隆平曩者朕詔天下行養老之政凡耆民年八十以上鄉黨稱善貧無産業者月給米三斗肉五斤九十以上歲加帛一疋綿一斤若有田産能自贍者止給酒肉絮帛其應天鳳陽二府富民九十以上賜爵社士八十以上賜爵里士咸許冠帶復其家尚慮有司奉行不至爾禮部以朕命諭之

乎熄矣而人情狃於淺近未能猝變今命爾稽考典禮
合於古而宜於今者以頒布天下俾習以成化庶幾復
古之治也
洪武六年三月禮官上所定禮儀上謂尚書牛諒曰禮
者國之防範人道之紀綱朝廷所當先務不可一日無
也自元氏廢棄禮教因循百年而中國之禮變易幾盡
朕即位以來夙夜不忘思有以振舉之以洗汚染之習
故嘗命爾禮部定著禮儀今雖已成宜更與諸儒參詳

而不倫矣手擊之而不得於心口歌之而非出於志人與樂判然為二而欲以動天地鬼神豈不難哉然其流已久救之甚難卿等宜究心於此俾樂成而頌之諸生得以肄習庶幾可以復古人之意

敦教化之訓

洪武二年六月令民間立義塚上諭禮部臣曰古者聖王治天下有掩骼埋胔之令推恩及於朽骨近世狃於習俗死者或以火焚之而投其骨於水孝子慈孫於心

部臣曰曩者元運既終其末帝能知天命遁歸沙漠今聞其子阿裕錫哩達喇殁於彼可遣使弔祭禮部臣對曰道里遼遠使者難至況彼久離中華已變異俗非典禮所加上曰以天下為一家彼不出覆載之外何遠之有彼雖異俗其愛憎之情未嘗不同敬其主則其臣悅況典禮所加其孰能違德舍禮哉於是自為文祭之

武臣禮度之訓

洪武二年正月上御奉天殿受朝賀大宴羣臣宴畢見

尚禮之訓

吳元年正月上諭左相國徐達等曰禮法國之紀綱禮法立則人志定上下安建國之初此為先務吾昔起兵濠梁見當時主將皆無禮法恣情私縱為暴亂不知馭下之道是以卒至於亡今吾所任將帥皆昔同功一體之人自其歸心於我即與之定名分明號令故諸將皆聽命無敢有異者爾等為吾輔相當守此道無謹於始而忽於終也又諭廷臣曰剽悍驕暴非人之性也習也

明費出已帑神必歆之如庶人陌紙瓣香皆可格神不以菲薄而弗享者何也所得之物皆已力所致也若國家倉廩府庫所積乃生民脂膏以此為尊醪俎饌充實神庭徼求福祉以私於身神可欺乎惟為國為民祈禱如水旱疾疫師旅之類也

十月上命宰臣曰祀神之道貴乎潔誠若執事之人衣服垢弊何以交神明今圜丘之祀凡執事之官各賜以新衣仍飭其齋潔毋致褻慢

科試之訓

洪武四年正月上謂中書省臣曰今天下已定致治之道在於任賢既設科取士各行省連試三年庶賢才衆多而官足任使也自後三年一舉著為定例

勵士之訓

洪武五年正月上謂禮部臣曰近代以來舉人不中程式為有司所黜者多不省已自修以圖再進往往摭拾主司細故謗毀以逞私忿禮讓廉恥之風不立今後有

此者罪之

虔祀之訓

洪武五年五月命各司置齋戒牌上諭中書省臣曰齋戒古人所以致潔於鬼神也朕於祭祀每齋戒必盡其誠不敢少有怠忽尚慮諸司不能體此致齋之日褻慢弗謹雖幽有神鬼司察其罪不若預爲戒飭使知所警其命諸司各置木牌刻文其上曰國有常憲神有鑒焉每遇祭祀則設之

洪武六年二月上諭太常司臣曰今後祭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山川城隍旗纛諸神朕親行中五壇禮餘壇魏鄭曹宋衛五國公及中山江夏江陰三侯分祀夫祭祀之道在誠敬孔子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苟有一毫誠敬未至神必不格而牲醴庶品皆為虛文又焉用祭朕自即位以來於祀神之道不敢怠忽常加儆惕務致其誠爾太常職專祀事宜益加修謹以副朕事神之意

故曰務學不如務求師今祭酒乏人卿等為朕詢採天下名士通今博古才德兼備宜為人師者以名聞

洪武十二年禮部尚書李叔正言州縣儒學訓導多以賢良等科薦至京師範缺員生徒廢業上曰學校人才所出朕方以未得明師為憂而有司又拔而舉之甚失教育人材之意其即禁之著為令

十一月禁有司不得差遣學官時松江府華亭縣儒學教諭曹宗儒屢為府縣差遣宗儒以為言上諭禮部臣

曰教官訓導所以作養生徒為國儲材爾者有司往往
委以公務使不盡心教訓甚非所以崇儒重道之意其
禁止之
洪武十三年上諭禮部臣曰學官所以造就人材模範
後進非老成篤學之士莫宜居是其令各按察司精考
儒學官不通經學者送吏部別用其有通經術能文章
滯於下僚者悉以名聞
洪武十七年正月上諭禮部臣曰天下府州縣學官總

有司察舉賢才必以德為本而文藝次之庶幾天下學
者知所嚮方而士習歸於務本

禮言之訓

洪武七年上諭禮臣曰朝廷禮法之所自出天下之所
瞻視凡文武官於朝班奏對之際言辭當詳雅切實勿
為浮溢之語若事涖臨下須有恵有威使人畏服切戒
忿怒及惡言加人先聖云非禮勿言禮云君子惡言不
出於口卿等為禮官當致謹於此庶無忝於爾職也

所託

清異教之訓

洪武二十四年命禮部清理釋道二教勑曰佛本中國異教也自漢明帝夜有金人入夢其法始自西域而至當是時民皆崇敬其後有去鬚髮出家者有以兒童出家者其所修行則去色相絕嗜欲潔身以為善道教始於老子以至漢張道陵能以異術役召鬼神禦災捍患其道益彰故二教歷世不磨滅者以此今之學佛者曰

禪曰講曰瑜珈學道者曰正一曰全真皆不循本俗汚
教敗為害甚大自今天下僧道凡各府州縣寺觀雖多
但存其寬大可容衆者一所併而居之毋雜處於外與
民相混違者治以重罪親故相隱者流願還俗者聽其
佛經番譯已定者不許增減詞語道士設齋醮亦不許
拜奏青詞為孝子慈孫演誦經典報祖父母者各遵頒
降科儀毋妄立條單多索民財及民有倣瑜珈教稱為
善友假張真人名私造符録者皆治以重罪

已命翰林歷攷漢唐宋故事輯為稽制錄頒之勳臣使有所遵守爾禮部其申明之仍將公侯食祿及服舍器用等殺著為定式不惟止僭亦保全勳舊之道也

申禁之訓

洪武二十六年上謂禮部臣曰先王之治天下彝倫為本有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乃天地之大經人倫之大本是以古今致治之道莫先於叙人以彝倫也朕膺天命君主華夷復先王之教以叙彝倫

孔子必世而後仁之説朕居位已三十年矣禮樂之文
粗備而政治不能如古揆德凉薄故也侍臣曰陛下武
定禍亂文致太平天下翕然同風咸蒙至化所謂十年
平之十年富之十年和之真有奇效矣而聖德謙冲不
有此其跨越於前代也

垂法之訓

洪武二十八年頒祖訓條章於內外文武諸司勅諭禮
部曰自古國家建立法制皆在始受命之君以後子孫

不過遵守成法以安天下盖創業之君起自側微備歷
世故艱難周知人情善惡恐後世守成之君生長深宫
未諳世故山林初出之士自矜已長至有奸賊之臣徇
權利作聰明者上不能察而信之任之變更祖法敗亂
國家貽害天下故日夜精思立法垂後永為不刊之典
如漢高祖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者不王以後諸吕用事
盡改其法遂致國家大亂劉氏幾亡此可為深戒者朕
少遭亂離賴皇天眷命剪除羣雄混一天下即位以來

之死若遣使弔慰是撫亂臣而與賊子也異日四夷聞之豈不效尤狂謀踵發亦非中國懷撫外夷之道爾禮部咨其國知之

省災之訓

洪武五年上御齋室謂省臣曰朕前數日心中勿寧夜不安寢若有所儆者忽聞中都城隍萬歲山雨雹甚大其在是乎據占書氷雹乃兵象宜遣人戒飭守禦官嚴加防護以備不虞省臺臣因奏各州縣氷雹傷禾稼鳥

俗天下大定禮義風俗可不正乎玆有所示諭爾臣民
曩者兵亂人民流散因而為人奴隸者即日放還士庶
之家毋收養閹豎其功臣不在此例古者鄰保相助患
難相救今州縣城市鄉村或有凍餒不能以自存者令
里中富室假貸錢法以資養之工商農業皆聽其故俟
有餘贍然後償還孤寡殘疾不能生理者官為養贍毋
失其所其有疾未愈願占籍為民者聽鄉黨論從古所
尚凡平居相見揖拜之禮幼者先施歲時燕會坐次之

列長者居上佃見田主不論齒序並如少者事長之禮若在親屬不拘主佃則以親屬之禮所以明長幼厚風俗今廢缺已久宜令中書議定像式頒布遵守又婚姻古之所重近代以來狃於習俗專論聘財有違典禮又喪事以哀為本而葬祭之禮稱家有無今富者奢侈貧者假貸務崇炫燿又有惑於陰陽停柩經年以至暴露宜令中書集定議以頒示天下四方既定流民各歸田里其間有丁少田多者不許仍前占據他人之業若有

丁衆田少者許於附近荒田内官為驗其丁力給與耕種又中國衣冠壊於元俗已嘗考定品官命婦冠服及士庶人衣巾婦女服飾行之中外惟民間婦女首飾衣服尚循舊習令中書頒示定制務復古典僧道之教以清浄為本往往齋薦之際男女溷雜飲酒食肉自恣已令有司嚴加禁約福建兩廣等處豪強之家多以他人子閹割役使名曰火者今後有犯者以閹罪抵之沒官為奴於戲用夏變夷風俗之所由厚哀窮賑乏仁政之

所當施因時制宜與民更化期臻禮義之風永底隆平之治咨爾臣庶體予至懷

受貢之訓

洪武七年詔中書禮部曰古者中國諸侯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九州之外蕃邦遠國則每世一朝其所貢方物不過表誠敬而已高麗稍近中國頗有文物禮樂與他番異是以命依三年一聘之禮彼若欲每世一見亦從其意其他遠國如占城安南西洋瑣里爪

薄肌體沾汗濡甲冑而能効忠宣力搴旗斬將登城拔壘使天誅無留良善附順甚者身委矢石為國効命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爾禮部其核實定議行之至是議上上以為賞薄曰將士甚勞若此非所以報有功也其重賞之

上又諭禮部臣曰曩者發兵征雲南朕憫其勞苦出師臨陣皆有賞賚比者將士還京論功行賞士卒已令五軍十衛驗名給之近聞有賞不及格者或所司有欺蔽

金若恒仍在朝鮮又鄭道全之羽翼今總等既不免王
不精審又將假手於人矣宜諭其國王深思熟慮以保
三韓

禮部志稿卷一

禮而退後二人皆不旋踵而亡古人言惟德動天盖不德亦動天善則降祥不善則降殃但各以類應之又曰祭祀時固當誠敬亦必平素積累善行乃可獲福若平日所行反道背德而臨祭一時致其虔恭此豈有獲福之理

永樂十一年春正月朔日有食之先是禮部以正旦朝賀宴會上請上曰古者日食天子素服修政用謹天戒朕既乖於治理上累三光而衆陽之宗薄食於元旦咎

孰甚焉爾文武羣臣尚思勉輔朕躬調爕陰陽消弭災

變新正朝賀宴會之禮悉罷百官節鈔仍如例給之

孝先之訓

永樂元年五月禮部尚書李至剛等奏宋制凡忌日於

各佛殿誦經設帝后位百官行香今後宜依宋制於天禧

等五寺朝天宮令僧道誦經三晝夜上曰予於父母固

當無所不用其心但人君之孝與庶人不同為人君者

奉天命為天下主社稷所寄生靈所依但當謹身修德

修於下感應之機不誣後世君臣不能如古故灾異數
見今地震京師固由朕之不德然卿等亦宜戒謹修職
以共田天意軍民有不便之事當速改之
永樂八年十月夜月犯太微垣右執法上諭三法司官
曰昨夜太陰犯執法甚急爾等典刑罰宜加謹慎無罪
不可枉有罪不可縱須得中道毋纖毫輕重
永樂四年六月朔日有食之是日陰雲不見禮部尚書
鄭賜等言此聖德所感召請明日率百官表賀上曰正

逮爾禮部其申明之

丁未上諭禮部臣曰太祖高皇帝親製大誥三編使人知趨吉避凶之道頒行歲久慮民間因循廢弛爾宜申明仍令天下誦讀鄉飲則講解如舊

宗室之訓

永樂元年四月賜晉王濟熺書曰皇考之世恭酌古典詳定禮部儀車服器用各有等級比有言駙馬胡觀所乘棕輿其制度僭越與諸王無異詰其從來云爾與之

自保全者如周三監漢七國此皆是不能以祖宗之心為心朕與諸弟勉之

永樂三年五月上以代寧秦晉永興高平平陽諸王所為過失日多思豫訓戒以全親親之義賜書周楚齊蜀等王曰易曰履霜堅冰至孔子釋之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故凡事慮於未萌則有益論於已然則無及我皇考太祖皇帝創業垂統為子孫帝王萬世之計惟欲本支各盡其道朝廷篤於親親藩國重於守

乎天地鬼神蓋吾躬嘗奉藩豈其不能身體其事哉夫
為藩國者亦當體朝廷之心而亮其誠天下之事至繁
一人之精力有限智識豈能悉周區畫豈能悉當若吾
於兄弟子侄行有未至亦宜以情恕之比代寧秦晉永
興高平平陽諸王不亮吾心稍不順意内懷怏怏或聽
小人教誘為非甚者形諸怨謗魘鎮所為不知不仁固
少年寡學之過吾恐傷同氣已皆容忍不問然此特私
恩耳為君之道必正公義而後有以服天下况法度者

欽繼令之後吾惟常念親親之恩勿替諸弟侄亦惟常念皇考之法具在各盡其道共保富貴豈有涯哉吾之所言天地鬼神鑒臨在上惟宗國諸王亮之亮之

永樂三年七月賜書周王橚曰比各府縣録周府長史司榜文來奏夫朝廷與王府體不同長史專理王府事豈得遍行號令於封外與朝廷等一家有一家之尊一國有一國之尊天下有天下之尊尊卑不踰尊古之制也令賢弟居國如諸子擅行號令於國中其亦可乎若奸

學校之訓

永樂二年十二月禮部奏北方歲貢生員入學十年考不中式者例當充吏上曰人心志舒泰則能學四體不勞則能學衣食溫飽則能學責人之功當量其力論人之罪當明其情北方近三四年間兵戈擾攘諸生舍俎豆而事軍旅飛芻輓粟之勞奔走流離之苦豈暇於學今考不中者可發回原學補其廢學年數以俟再試不中如例處之

量人情有定論則民知所守量人情則民用不寃姑宥之生員遣歸進學再貢不中式一論如法

永樂十年三月雲南布政司左參議呂名善言武定尋甸廣西三府居民繁庶請設學校從之上謂禮部臣曰學校風化所繫人性之善蠻夷與中國無異在上之人作興之耳

永樂十五年三月頒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書於六部並兩京國子監及天下郡縣學上謂禮部臣曰此書學者之

根本而聖賢精義悉具矣自書成朕旦夕宮中披閱不倦所益多矣古人有志於學者苦難得書籍如今之學者得此書而不勉力是自棄也爾禮部其以朕意曉諭天下學者令盡心講明無徒視為虛文也

育才之訓

永樂二年六月上命禮部臣曰會試下第舉人既多其中必尚有可取者蓋慮一時匆猝或本有學問而為文之際記憶偶差遂至謬誤或本不謬誤而考閱之官神情

昏倦失於詳審以致黜落此皆可矜其令翰林院出題
再試擇文詞優等者以聞遂得貢士張鉉等六十人以
奏上召見皆賜官帯命於國子監進學以俟後科且勉
之曰士當立志志一則工專工專則業就爾等於學已
有根本但更百尺竿頭進步耳後科第一甲人有不在
爾曹乎其往勉之
永樂三年正月命翰林院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解縉
等於新進士中選材質英敏者俾就文淵閣進其學縉

等選修撰曾棨編修周述周孟簡庶吉士楊相劉子欽彭汝器等二十八人入見上諭勉之曰人須立志志立則功就天下古今之人未有無志而能建功成事者汝等簡拔於千百人中進士又簡拔於進士中至此固皆今之英俊然當立心遠大不可安於小成為學必造道德之微必具體用之全為文必並驅班馬韓歐之間如此立心日進不已未有不成者古人文學之至豈皆天成亦積功所致也汝等勉之朕不任爾以事文淵閣古

尚書鄭賜令擇通知典籍者四出購求遺書且曰書籍不可較價值惟其所欲與之庶奇書可得又顧縉曰置書不難須常覽閲乃有益凡人積金玉皆欲遺子孫朕積書亦欲遺子孫金玉之利有限書籍之利豈有窮也

禮制之訓

永樂元年十月勑禮部臣曰太祖高皇帝臨御命所司歷考禮樂制度叅酌古今上自朝廷下及臣民冠昏喪祭之儀服舍器用之制皆有等差著為定式頒布中外

永樂二年五月禮部尚書李至剛等奏琉球國山南王遣貢方物就令賚白金詣處州市磁器法當逮問上曰遠方之人知求利而已安知禁令朝廷於遠人當懷此不足罪

永樂二年福建布政司奏暹羅國遣使與琉球通好其舟為風所漂至岸官已籍記舟中之物請命上謂禮部臣曰兩國通好是畨邦美事其舟為風所漂正宜矜恤豈可利其物而籍之鄉有善人猶能援人於危助人於

從人冬衣靴襪既而從容與羣臣語及之禮部尚書呂震曰昔唐太宗興學校新羅百濟皆遣子入學當時僅聞給廩膳未若今日賚與周備也陛下聖德前古未有上曰遠方慕中國禮義故遣子入學必足於衣食然後樂學我太祖高皇帝命資給之著為令典所謂曲成萬物而不遺者朕安得違之

永樂十一年五月國子監琉球生模都古等三人奏乞歸省上謂禮部臣曰遠人來學誠美事思親而歸亦人

天地之大無不覆載遠人來歸者悉撫綏之俾各遂所欲近西洋田田哈只等在暹羅聞朝使至即來朝遠夷知尊中國亦可嘉也今遣之歸爾禮部給文為驗經過官司毋阻自今諸番國人願入中國者聽

永樂元年安南國王胡䓕遣使奉表謝恩上命禮部臣諭之曰安南昔稱知禮之國今思明府言祿州西平州永平寨皆思明故地與安南接境安南奪而有之其歸語王如非安南地則速歸之保境安分惇修鄰好可以

處州麗水皆雨雹渾河決於固安傷禾稼且四方之廣尚有未盡聞者不聞羣臣一言及弭災之道而喋喋於賀嘉禾謂禎祥朕德所致其災異非朕所致乎爾等宜輔朕修德行政他非所欲聞也

永樂十一年五月曹縣獻騶虞行在禮部尚書呂震奏騶虞上瑞請明旦率羣臣上表賀上曰百穀豐登雨暘時順家給人足此為上瑞騶虞何與民事不必賀

永樂十二年九月榜葛剌國王賽佛丁貢麒麟禮部請

朕德涼薄託於萬姓之上懼弗克負荷夙夜祗事不敢
暇豫比歲以來卿等一遇祥異輒進表賀朕冥昧寧不
自知夫戒謹者治之所興宴樂者亂之所自卿等宜精
白乃心勵臣職奉成憲用以輔朕共承天休書曰后克
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其毋因是遂有怠心欽哉
永樂十七年九月卿雲見欽天監言占事卿雲喜氣也
太平之應又曰天子孝則卿雲見君聖臣賢天下順心
則日旁氣如龍鳳茲實上瑞行在禮部請率文武百官

止弗賀

却閹人之訓

永樂四年琉球國進閹者四人上曰彼亦人子無罪而刑之何忍其還之禮部臣言還之慮沮遠人歸化之心請但賜勑止其再進上曰諭之以言不若示之以實事令不遣還彼欲媚朕必有繼踵而來者天地以生物為德帝王乃可絕人類乎竟還之

却封禪之訓